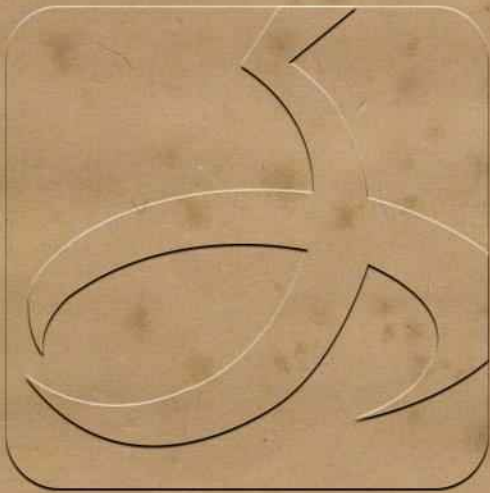




098.1  
8208  
: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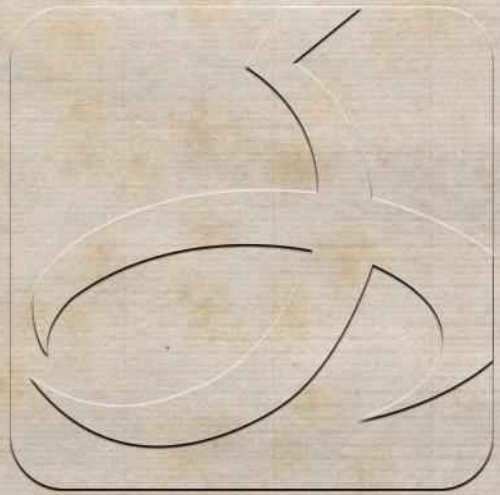




古經解彙函 第十九

春秋微旨

嘉興錢氏經苑本



463787



嘉興錢氏孫英本

# 春秋傳微旨

古經補遺函 卷十六

## 春秋微旨序

傳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推此而言宣尼之心

堯舜之心也宣尼之道三王之道也故春秋之文通於

禮經者謂凡郊廟朝聘等斯皆憲章周典可得而知矣

其有事或反經而志協乎道紀侯失其國跡雖近義而

意實蘊奸楚子虔誘蔡侯或本正而未邪楚殺徵舒楚

是或始非而終是晉人納捷菑賢智莫能辨彝訓莫

能及則表之聖心酌乎皇極是生人以來未有臻斯理

也豈但撥亂反正使亂臣賊子知懼而已乎今故掇其

4828



微旨總爲三卷三傳舊說亦備存之其義當否則以朱墨爲別其有與我同志思見唐虞之風者宜乎齊心極慮於此得端本澄源之意而後周流乎二百四十二年褒貶之義俟其道貫于靈府其理浹於事物則知比屋可封重譯而至其猶指諸掌爾宣尼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豈虛言哉豈虛言哉陸淳誤

春秋微旨卷上

唐陸淳

古經解彙  
函之十九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云初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不書卽位攝也

公羊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



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  
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  
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  
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  
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長不以  
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  
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穀梁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  
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  
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

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  
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  
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  
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  
也雖然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  
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  
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  
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啖氏云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是惠公虧禮而遺禍  
也此言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



無再娶之文故云仲子非夫人也

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左氏云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武公勿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太叔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子封伐京京叛太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太叔出奔其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注云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于殺難言其奔也

公羊曰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

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穀梁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曰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其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



爲鄭伯者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啖氏曰不稱段出奔言鄭伯志存乎殺也此言若云鄭

段出奔則鄭伯但有逐弟之名而無殺弟之志也

淳聞于師曰凡人君殺弟及弟奔皆書曰某侯之弟譏

其身爲人君不能友愛其弟且明骨肉相殘也今不書

鄭伯之弟者以段不行弟之道自絕于兄也凡君討其

臣但舉國名而已不稱其君今段雖不弟乃是鄭伯養

成其惡故特稱鄭伯以譏失教

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左氏云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公羊曰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  
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  
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  
通于下

穀梁曰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  
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  
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贈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  
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  
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  
譏之



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氏云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  
覲為可厚從州吁如陳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  
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涖殺石厚于陳衛人逆公子  
晉于邢書曰衛人立晉眾也

公羊曰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  
人何眾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碯立之石碯立之  
則其稱人何眾之所欲立也眾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穀梁曰衛人者眾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  
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眾也得眾則是賢也賢則其曰

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

啖氏曰言立明非正也稱人眾詞也所以明石碯之貴  
忠而善其義也此言以常法言之則石碯立晉非正也  
蓋當時次當立者不賢石碯不得已而立晉以安社稷  
也故書衛人立晉所以異乎尹氏之立王子朝即原情  
之義而得變之正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渝公穀  
皆作輸

左氏云來渝平更成也

注渝變也公先怨鄭鄭伐宋公  
不救鄭人因此而來故曰更成

也

公羊曰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



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為  
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穀梁曰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  
成也

瀆聞于師曰渝變也蓋魯先與鄭和平約以同恤災患  
今鄭不能相及來告絕也二百四十二年背盟渝約者  
多矣何獨書此乎善其量力守信告而後絕非見利忘  
義者也書曰鄭人無譏焉爾凡他國之臣以事來魯變  
而不失正者皆曰人齊人歸公孫敖之喪齊人歸濟西  
田齊人歸鄆謹龜陰田齊人歸謹及闡之類是也

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郕

郕左氏作祊

左氏云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  
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公羊曰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郕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  
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  
邑焉

穀梁曰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

趙氏云邑者先祖所命於天子者也而以與人其罪著  
矣

瀆聞于師曰參譏之也鄭不當歸魯不當受宛當諫止



書曰鄭伯使宛來歸郕所以異于齊人歸謹及闡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注云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

公○浮公穀也皆作包

左氏云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公羊曰公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

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瀆聞于師曰凡公獨與外大夫盟例不書公及齊高綏

晉處父盟是也所以罪齊晉也此特書公者莒小國也

非大夫所敢盟公是公自欲與之盟耳所以譏公之失

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氏云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寯氏立桓公而討寯氏

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注云桓弑隱篡立故喪禮不成

公羊曰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

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

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葬生者之

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

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

不有其正月也

穀梁曰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



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瀆聞于師曰元年有正夫子言隱當立而不行卽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其禍也

桓公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

亂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左氏曰非禮也臧哀伯諫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公羊曰內大惡諱此其曰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

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隱賢而桓賤也此取之宋其謂之郕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卽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媼無時焉可也戊申納于太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

穀梁曰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



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郟鼎者郟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為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郟大鼎也

瀆聞于師曰成猶平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多矣惟此及襄三十年會于澶淵書事何也此言成宋亂者所以譏公與三國本以平亂為會反受賂以歸澶淵之會本為宋災故既而無歸宋財者此皆直書其事以示譏所謂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氏云不盟也

公羊曰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柰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穀梁曰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

趙氏曰偶爾相命匹夫之行非諸侯之事以志其非也此言若以禮相見即當書會書遇

瀆聞于師曰不言齊侯衛侯一其罪也

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穀梁作任

左氏云仍叔之子弱也



公羊曰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穀梁曰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啖氏云參譏之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氏云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公羊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穀梁曰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曰為天王諱

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于是不服為天子病矣

啖氏曰不言臣會及臣從君之辭

瀆聞于師曰三國之不行而使微者從王不待貶絕而罪見者也陳公子而立王不能討又許其以師從王之失政亦可知矣

六年蔡人殺陳佗

左氏五年傳云陳侯鮑卒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而代之六年蔡人殺陳佗

公羊曰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也



曷爲絕之賤也其賤柰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乎蔡蔡人殺之

穀梁曰陳陀者陳君也其曰陳陀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柰何陳侯熹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

啖氏云佗踰年之君也不曰陳侯以賊誅也

淳聞于師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官者殺無赦陳佗殺太子之賊也蔡雖鄰國以義殺之亦變之正也故書曰蔡人

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左傳云禮也

公羊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柰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曰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于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氏云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公羊曰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  
于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  
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  
之

穀梁曰為之中者歸之也

中謂關與婚事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氏云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公羊曰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

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

穀梁曰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

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

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

則是放命也

射姑廢曹伯之命可

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已止也止使朝之命

則合道多矣

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氏云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

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夏厲公出奔蔡

公羊曰突何以名奪正也

穀梁曰譏奪正也



涓聞于師曰祭仲逐君其惡大矣沒而不書其義何也  
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  
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  
以自奔爲名所以儆乎人君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居東偏事見隱十一年今因鄭亂遂入國

左氏云鄭厲公出奔蔡六月昭公入許叔入于許

注云許人

嘉之以  
字告

公羊無傳

穀梁曰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  
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啖氏曰言入志非其正也字之善與復也此言取國者  
皆有傾奪唯許叔有克復之功無傷義之責故可善也

十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云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  
蔡蔡人嘉之也

公羊無傳

穀梁曰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

啖氏云蔡季者蔡侯之弟也歸而合義故字之言當時  
自外而入者或有謀殺或有奪正或本非當立或國人  
下順無如蔡季之美者故褒而字之所謂君子義而後



取者也許叔非國人所逆故不得同此例

癸巳葬蔡桓侯

左氏無傳

杜註云稱侯蓋謬誤也

公羊無傳

穀梁無傳

啖氏曰其稱侯蓋蔡季之賢請諡于王也此言凡諸侯請諡于王王之策書則云諡曰某侯諸國史因而紀之故西周諸侯記傳皆依本爵春秋之時則皆稱公夫子因而書之以明其不請于王也

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注左

氏經文加及字

左氏云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

穀梁曰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瀆聞于師曰婦人之義從夫者也何夫人之伉譏公失為夫之道自致其禍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冬十

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敬旨卷上

七



左氏自丁酉公之喪已下並無傳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讐在外也讐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穀梁曰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于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氏云爲外禮也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爲必爲之改築于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

穀梁曰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變之爲正何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趙氏云言築之爲宜不若辭之爲正也故君子貴端本



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左氏無傳

杜注不解無天字

公羊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

命也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

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啖氏云不稱天王寵篡弑以瀆三綱言不能法天正道

故去天字以貶也

趙氏云天王之惡莫斯甚乎何乃此去天字曰有之而

著矣春秋之義以明微也此言殺弟及出居覲文見義

矣至于錫桓公命歲月已深王又易代若不異其文則

無以見惡矣

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公穀作部

左氏云書姦也

公羊無傳

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

會非正也饗甚矣

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得

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



也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不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而哀戚不至爾

三年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左氏云紀于是乎始判注云分爲附庸始于此

公羊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柰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穀梁曰鄆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鄆事齊也入者內弗

受也

濟聞于師曰紀季以君之邑入于他國非人臣之行也不書曰叛已原其有兄之命矣而又字之其意何也曰齊強國也其圖紀也久矣天子不能正鄰國莫能救辱身踰于絕祀降國愈于殘民以鄆事齊仁人之行矣故聖人善之

四年春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邱

左氏無傳

公羊無傳

穀梁曰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



瀆聞于師曰參譏之也公夫人齊侯皆失正也

紀侯大去其國

左氏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于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竝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符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穀梁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



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言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趙氏曰失國而曰大去何也紀侯賢而無罪怙力者并之故力不足者君子不咎之也不曰出奔所以護紀惡齊也不書滅不絕其祀也

涓聞于師曰國君死社稷先王之制也紀侯進不能死難退不能事齊失為邦之道矣春秋不罪其意何也曰天生民而樹之君所以司牧之故堯禪舜舜禪禹非賢非德莫敢居之若捐軀以守位殘民以守國斯皆三代以降家天下之意也故語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韶盡

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禹吾無間然矣達斯語者其知春秋之旨乎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左氏無傳

杜氏云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之禮葬之也

公羊曰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讐也曷為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奈何復讐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穀梁曰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澶聞于師曰葬者臣子之事非由鄰國也齊侯恃其强大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也書曰齊侯葬紀伯姬其罪著矣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莒莒公穀作暨

左氏云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無君也下文云伐齊納子糾也

公羊曰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眾然

穀梁曰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

趙氏云稱公以盟大夫何仇讐之子非所見况損禮來盟以納之乎大夫不名罪不在大夫也

澶聞于師曰書公不書大夫之名所以異于齊高傒及晉處父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取子

糾殺之

左氏云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公羊曰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柰何宜爲君者也

穀梁曰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

澠聞于師曰殺子糾小白也書曰齊人無乃掩奸乎小白之篡其惡大矣安可更罪其專殺乎書曰齊人者所以譏公居南面之位而不能輔正反爲讐人所制也

十二年春紀叔姬歸于鄆

左氏無傳

公羊曰其言歸于鄆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

于叔爾也

叔紀季也

穀梁曰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

啖氏云稱紀言紀之婦也書歸善叔姬之全婦道也此言蓋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死于他國而叔姬還魯至是乃歸于鄆美其能全婦道故特書之

趙氏云不書其來無所譏也國亡書歸示禮存也

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



左氏云同盟于幽鄭成也

公羊曰同盟者何同欲也

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也

澶聞于師曰會公會也不書公為公諱也齊之讐易世矣桓之霸諸侯服之矣不從之則社稷危矣故不書公為公諱以示變之正也凡不依常禮而合于權者皆以諱為善此與及齊高侯晉處父盟不書公義同

十七年夏齊人殲于遂

殲公羊作殲

左氏云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

之齊人殲焉

公羊曰殲者何殲漬也眾殺戍者也

穀梁曰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

澶聞于師曰齊侯滅人之國使人戍之不曰遂人殺之齊自取也所以譏齊而不罪遂人也

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

注鄆衛地

遂及齊

侯宋公盟



左氏無傳

公羊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  
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  
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  
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  
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  
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  
啖氏云媵卑者之事也稱公子嘉其憂國之義也先地  
而後盟見出境也此言結之卒及他處並不見於經必  
非命卿也嘉其既出境外能與齊宋為盟以安社稷故  
特書公子此亦變之正也此與屈完書族義同

二十二年正月葬我小君文姜

左氏無傳

杜注云反哭成喪故稱小君

公羊曰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穀梁曰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  
小君也

澗聞于師曰文姜之行甚矣而有小君之禮其無譏乎  
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君有過臣有犯而無



隱母有罪則子不可得而貶也故宣父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故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葬生者之事也臣子之禮其可虧乎

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左氏無傳

注云高傒齊之貴卿而與魯之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

公羊曰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穀梁曰不言公高傒伉也

注驕伉與公敵禮

趙氏云書高傒罪之也此言凡公與大夫盟但稱某人

者言非其罪也齊恃霸主強使卿與公盟故特書之以示譏

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左氏無傳

杜注云親逆禮也

公羊曰何以書親迎禮也

穀梁曰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左氏云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

公羊曰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曰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



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日人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于前其義不可受也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氏云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公羊無傳

穀梁無傳

瀆聞于師曰參譏之也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氏云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公羊曰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于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穀梁曰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啖氏云凡大夫既沒則不名原仲所以書字也



淳聞于師曰臣無意外之交况以私事而出竟乎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莒慶來迎叔姬

左氏無傳杜注云卿自為逆則稱字

公羊曰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穀梁曰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内也不正其接内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啖氏云凡娶者皆至夫國乃行同牢之禮故言逆女今莒慶越國而娶復于當夕成婚義即婦矣故稱叔姬以

見非禮也

淳聞于師曰參譏也公及莒子莒慶俱失正也

二十八年冬築郿大無麥禾郿公穀作微

左氏云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按此條疑有脫誤宜連引下篇云築

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公羊曰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

穀梁曰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大者有顧之辭也于無禾及無麥也

淳聞于師曰無水旱螽螟之災而書無麥禾譏教令之



無經農失其業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氏云為管仲也

注云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也

公羊無傳

穀梁無傳

洵聞于師曰不繫于齊明非為齊且無譏爾管仲德及諸侯魯為之城私邑雖非常禮亦變之正也故聖人無譏焉義與城楚邱及緣陵同

秋公子牙卒

左氏云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

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

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醜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

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杜注云飲醜而

不以罪告故得書卒

公羊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

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緣

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

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

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

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



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  
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  
天下戮笑必有後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  
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于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  
僇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  
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歟曰然殺世子母弟  
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  
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  
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穀梁無傳

洵聞于師曰兄弟之親不可不愛也君臣之義不可不  
立也誅不以名愛也殺而無舍義也季子愛義俱立變  
而得中故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或曰周公誅管  
蔡而正其罪何也曰二叔之罪彰矣固不可得而掩也

八月公薨于路寢

左氏云公薨于路寢于般卽位次于黨氏

注卽喪位  
次舍也

公羊曰路寢者何正寢也

穀梁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

人之手以齊終也

注齊  
絜也

趙氏云君終必于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奸之窺也危



病邪之伺也若蔽于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已未公穀作乙未

左氏云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

季奔陳立閔公

公羊曰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

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

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

不書葬

穀梁曰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公子慶父

如齊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

莫如深也

啖氏云書公子慶父如齊見臣子之罪也此言弑君之

賊臣子不能討之又非君逐而去故明書如齊以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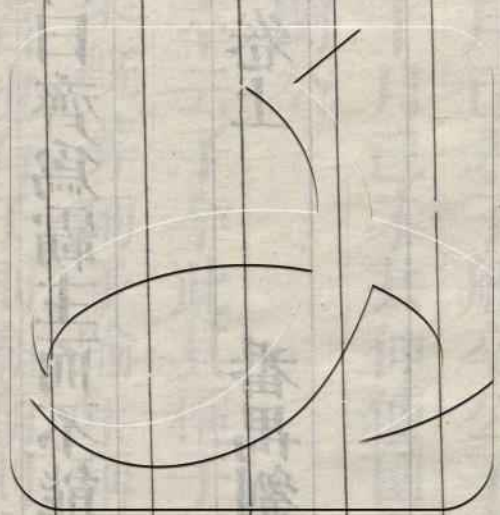
罪

瀆聞于師曰齊為霸主而不能討又許其來惡可知也

春秋微旨卷上

番禺劉昌齡陳慶修校字





春秋微旨卷中

閔公元年季子來歸

唐陸澹謨

左氏云季子來歸嘉之也

杜注云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

賢而字之齊侯許納故曰歸

公羊曰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穀梁曰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趙氏云不言至異乎見執也

啖氏云不言歸自陳齊命也

澹聞于師曰季友之出不書何也曰慶父之難季子力



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

冬齊仲孫來

左氏云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

公羊曰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歟魯有仲孫氏是以知魯仲孫也

穀梁曰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

趙氏云非有成命也故不言使非有專也故但曰來所以嘉仲孫而譏齊侯也此言譏齊侯有窺魯之心而嘉仲孫不失正也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左氏無傳杜注蓋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地也魯人歸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

公羊曰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



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  
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  
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  
至于夷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穀梁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  
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濱聞于師曰不言齊侯使高子高子奉使合宜受命不  
受辭也此與楚屈完來盟于師不言楚子使義同  
十有二月鄭棄其師

左氏云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

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詩刺文公退臣不以道此危國心師之本也

公羊曰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  
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穀梁曰惡其長也兼不及其眾則是棄其師也

濱聞于師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  
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于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  
何也曰高克見惡于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不  
能退之以禮兼棄其人失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  
深譏焉



僖公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氏云前年遜于邾齊人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尸歸僖

公請而葬之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

從人者也注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  
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公羊曰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

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桓

公召而縊殺之

穀梁曰夫人薨不地地故也齊人以歸不言以喪歸非

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

澠聞于師曰哀姜之醜行亦已甚矣齊為霸主安得而

捨之書曰齊人以歸所以為桓公諱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左氏無傳已有秋七月  
薨于夷之文

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然則

曷為不于弒焉貶貶必于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穀梁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

殺同姓也

澠聞于師曰哀姜與弒二君其惡至矣魯人請而葬之

齊人許而歸之其無譏乎曰哀姜之罪齊桓公隱而誅



左氏無傳

公羊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  
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  
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  
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  
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  
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  
啖氏云媵卑者之事也稱公子嘉其憂國之義也先地

而後盟見出境也此言結之卒及他處並不見於經必  
非命卿也嘉其既出境外能與齊宋為盟以安社稷故  
特書公子此亦變之正也此與屈完書族義同

二十二年正月葬我小君文姜

左氏無傳

杜注云反哭成喪故稱小君

公羊曰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穀梁曰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  
小君也

滴聞于師曰文姜之行甚矣而有小君之禮其無譏乎  
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君有過臣有犯而無



功從其令亦所以自安也故通其變以示不失正也不言齊命為桓公諱也不繫于衛示無譏也若云城衛楚丘則彼我俱非也凡變而不失正者皆以諱為善

夏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作夏陽

左氏云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許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公羊曰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亾焉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

趙氏云夏陽虢邑也而云滅何也虢因而亾也不于滅而書之著虞罪也虞晉之君不名虢未絕祀也此言據例滅同姓則當名之

瀆聞于師曰滅虢之事實晉為主以虞首惡其意何也晉侯貪而忘親滅人之國其罪易知也虞君職為上公受人之賂遂其強暴以取滅亾其惡至矣故聖人以為首焉此與齊國夏圍戚為首義同



四年春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左氏云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  
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  
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  
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  
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  
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  
于陘注楚不服罪  
故復進師也

公羊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遂伐楚次于  
陘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

穀梁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  
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  
伐楚次于陘遂繼事也次止也

趙氏云齊桓伐楚而討不貢則是尊王室也曷爲無異  
辭乎曰怒蔡與師假名及楚非其誠也故書曰遂明其  
因蔡而伐楚

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氏云楚子使屈完如師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



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  
 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  
 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  
 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  
 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  
 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  
 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  
 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  
 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  
 夷狄卒怙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  
 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于此焉與  
 桓公為主序績也怙服也  
 穀梁曰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  
 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  
 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  
 召陵得志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  
 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  
 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  
 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趙氏云且言舉師與之盟也盟于召陵以禮服楚也  
啖氏云來盟于師我在師也

濱聞于師曰楚蠻夷之強國也未嘗與中國爲會屈完  
之佐楚子而能從善服義得爲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  
以褒之言其宜受天王之寵命也不曰楚子使之者明  
其能受命不受辭得奉使之宜也且褒完則楚子善足  
見稱楚子使則屈完之義微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  
也此與齊高侯來盟義同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云晉獻公蒸于齊姜生太子申生太子祭于曲沃  
歸胙于公驪姬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姬泣曰賊由  
太子太子出縊于新城

公羊曰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  
之也

穀梁曰曰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斥指也

啖氏云稱晉侯言申生之無罪也

濱聞于師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雖其愛父  
之心而乃陷之于不義俾讒人得志國以亂離古人云  
小仁大仁之賊也其斯謂與

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注伯姬來寧寧成風也其子  
卒不成朝禮故繫于母而曰



朝其子

左氏無傳

公羊曰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之也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葵丘

左氏云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

公羊曰宰周公者天子之為政者也

穀梁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趙氏云凡諸侯在喪而出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  
清聞于師曰君子不奪人之喪齊為霸主而使宋子與會桓公失正可知也

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氏云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也

公羊曰桓之盟不曰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穀梁曰桓盟不曰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涓聞于師曰盟稱諸侯者前目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盟也不與盟禮也天子無疑諸侯之理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弒

左氏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



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

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涓聞于師曰奚齊不曰君明其本非正也名之則嫌乎篡者也書曰其君之子者正里克之罪明奚齊之非于位見殺也

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云晉侯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公羊曰里克弒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旣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于是



殺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人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  
 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  
 享國也長美見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  
 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踊豫也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  
 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  
 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  
 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注傳言惠公忌里克弒之非討賊也

十有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左氏無傳

公羊曰其稱季友何賢也

穀梁曰大夫曰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  
 子公孫疏之也

趙氏云季友去邪輔正以安公室魯大夫莫之能及是  
 以褒之

洧聞于師曰季友之殺叔牙慶父義也立閔公僖公權  
 也夫以義滅親以權正國眾人之所惑宣父故于其卒  
 褒之明其得反經合道之義也

十有九年冬梁亾

左氏云梁亾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



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公羊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亾何自亾也其自亾柰何

魚爛而亾也魚爛從內發故云爾

穀梁曰自亾也酒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

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亾自亾也如加力役焉酒

不足道也梁亾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

亾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正謂政教

淳聞于師曰梁伯亟用其人自取滅亾其罪當矣秦人

肆其強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

其惡易見也滅人之國其罪易知也自取滅亾其意微

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

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孟公作霍穀作雩

左氏云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

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曰執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

狄之執中國也

穀梁曰以重辭也國之所重故曰重辭

趙氏云此楚執耳其以諸侯執之之辭何也譏諸侯而



春秋左傳卷之七  
罪宋公也南面之君兵馬非不多也力非不足也而聽蠻夷之君執辱盟主故譏之宋公德不足懷慮不及遠而求諸侯以及于難故罪之

冬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氏云會于薄以釋之

公羊曰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

公與爲爾奈何公與議爾也

善公能與楚議釋賢者

穀梁曰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瀆聞于師曰二百四十二年諸侯之盟多矣未有書其專者此言釋宋公嘉我公之救患也

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氏云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

天子凶服降名禮也

公羊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歟

穀梁曰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瀆聞于師曰天王雖自出鄭伯莫敢有其土故曰居禮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此之謂也



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氏云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子及諸侯

圍宋

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故

終僖之篇貶也

穀梁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

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澠聞于師曰四國申夷狄之強屈中國之義其惡大矣

若書楚子則四國之惡不著故書曰楚人則從夷狄之

罪昭然可見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氏云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

侵曹伐衛注云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

公羊曰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

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

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

伐之也

穀梁曰再稱晉侯忌也曹衛並有宿怨于晉

趙氏云曷為不言遂非因曹而伐衛異乎侵蔡而伐楚

也此言齊桓侵蔡為私忿因以討楚為名故言遂以原



其情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者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

左氏云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

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傳書公見楚救衛不克故殺買以自解說于晉言買

專命而戍也告楚則言買不卒戍事殺之兩用買也

公羊曰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

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

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

穀梁曰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

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

啖氏云書不卒戍以刺之者見買之非罪且示譏也以

晉之強楚猶不敵衛侯請盟尚不見許出居襄牛不敢

在國買之退還未失其宜公殺骨肉以說晉非也故書

曰不卒戍明非他罪也不曰君者內無貶君之義但微

示譏爾公子偃直書刺之不言其事刺有罪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

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狩穀梁作守

左氏云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

也且明德也

明晉之功德也



公羊曰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温  
近而踐土遠也

穀梁曰會于温諱會天王也天王守于河陽全天王之  
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  
陽山南為陽温河陽也

啖氏曰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惰怠于臣禮若令朝于京  
師多有不從又晉已强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嫌  
之意故請王至於温而行朝禮若天子因狩而諸侯得  
覲然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以為  
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義則晉侯請王之  
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所謂春秋  
之作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

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左氏云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  
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  
以襲遠非所聞也晉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  
必伐秦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宏御戎萊駒為  
右辛巳敗秦師于殽

杜注云晉侯諱背喪用師以微者告也

公羊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  
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亾者也



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卽死必于殺之嶽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

日盡也

注惡晉不仁也宰冢也

穀梁曰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殺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亾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于殺之巖唵之下我將尸女于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吾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殺匹馬倚輪無



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  
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瀉聞于師曰晉文公未葬晉襄公用師不書曰子而曰  
人何也曰諸侯之孝在乎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者也  
晉為盟主諸侯服之久矣秦不哀其喪而襲其同姓若  
不能救則先父之業墜矣故聖人為之諱許其以權變  
禮異乎匹夫之孝也

文公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頹公

穀作髡

左氏云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

曰是人也蠡目而豺聲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  
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  
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

公羊無傳

穀梁曰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夷狄不言正不  
正

啖氏云商臣之弑君親其逆甚矣故特書世子以志之  
此言楚僭號已久世子必不誓于天子今以商臣之逆  
故特書世子以明其罪

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按經作三月乙巳傳作四月己巳



左氏云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

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注厭謂損也故去其族

公羊曰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

穀梁曰不言公處父仇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

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

也

瀉聞于師曰凡大夫與公盟若非彼強逼我而盟例但

書人言非大夫之罪也今晉逼公令其大夫盟故特書

其名以見其罪處父不書氏蓋未有王命也猶公子翬

初不書氏後稱公子也

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

作夜姑

左氏云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

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

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

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

公羊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

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柰何

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

于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



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土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柰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洧聞于師曰處父侵官而以國討爲文其罪當矣射姑之名不見無乃惠奸乎曰射姑專殺其惡易知也晉侯漏言其責難見也春秋之作明微也故以累上書之所以儆天下之爲人君者也此與晉趙盾弑君齊國夏圍戚爲首義同

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公羊作接

左氏云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纓且長宣子曰辭順而



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曰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纘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纘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纘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曰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魯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注非力不足義不可勝也捷菑晉出也纘且齊出也纘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趙氏云弗克納言失之于初而得之于末也愈乎遂也瀆聞于師曰據三傳之說晉師皆有名氏則必非微者矣書曰人何也曰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為之諱也凡事不合常禮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為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氏云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公羊無傳

穀梁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于外也

洧聞于師曰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假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氏云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商人弒舍而讓元元商人兄惠公也

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

穀梁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殺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曰何也未成為君也



瀆聞于師曰春秋之作本懲奸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弑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其情以立此義晉奚齊本不正又里克不代其位故異于此也

宋子哀來奔

左氏云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公羊曰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曰其曰子哀失之也

瀆聞于師曰時奔者皆以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貪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所未有故書字以褒

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云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  
公羊曰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脇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

筍竹篋一名編輿將送也

穀梁無傳



瀆聞于師曰我大夫之喪而使齊人歸之君臣之恩缺其惡可知矣况臣其子而欲不受其父之喪乎

公羊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云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公羊無傳

穀梁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宣公二年秋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皋公羊作稊

左氏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

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衰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侯飲趙盾酒伏



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旣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亾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亾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公羊曰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獒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閨



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能膳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俎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俎是

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屹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趙盾知之躊躇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葵呼葵而屬之葵亦躊躇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踐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



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穀梁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亾至于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亾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曰于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氏云楚人獻鼃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



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公羊無傳

穀梁無傳

瀆聞于師曰子公弑君之賊其惡易知矣子家縱其為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為首惡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微蓋為此也此與書趙盾之弑義同

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穀梁作泄

左氏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公羊無傳

穀梁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洩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于朝洩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于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瀆聞于師曰泄冶之死無罪而書名者責其非輔弼之



臣居于淫亂之邦不能去位而行強諫乃是取死之道  
故君子不貴也稱國者以直諫縱邪臣害之累上之意  
可知也

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

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公羊作寧

左氏云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  
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輟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  
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  
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  
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

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  
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  
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  
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  
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  
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  
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

禮也

杜注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爲文善其復禮

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不  
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



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穀梁曰此入而殺也其不言人何也外徵舒于陳也其外徵舒于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丁亥楚子入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瀆聞于師曰楚子之討徵舒正也故書曰人許其行義也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非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介無遺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

十五年夏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氏云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伐之辛亥滅潞公羊曰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亾爾雖然



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亾也

穀梁曰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曰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

啖氏云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不責見滅者也言其力屈而亾且能死社稷矣若自致滅亾之道則異文梁亾是也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責其不死社稷也凡書滅又書以歸者則名之責其不能死社稷又無興復之志也奔而不名者言其位或未絕也隨而歸之則名之言其位必絕也

十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左氏云公弟肸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公羊無傳

穀梁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啖氏曰叔肸非卿也卒而書之嘉其行合于義故特曰公弟此言宣公因公子遂殺子赤而立既卽位又不誅



遂故叔肸責之同之弑君而不食其祿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情可以篤親親義可以厲貪俗夫子嘉其行故特書其卒曰公弟明其得弟道也穀梁傳于衛侯之弟鱣言合于春秋合義而未足貴也今此言取貴于春秋明既合義又足貴也故書字以褒之

春秋微旨卷中

番禺劉昌齡陳慶修校字

春秋微旨卷下

唐陸淳撰

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於茅戎

公穀作  
留戎

左氏云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凡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傳不言戰及某敗王師也

公羊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賀戎敗之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穀梁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濟聞于師曰王者之于天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則告諭之訓誨之而又不至則增修德而問其罪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與戎夷為敵此乃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以自敗為文所以深譏王也

二年冬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左氏云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於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置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

公羊曰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穀梁曰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趙氏云公與外大夫盟例不書公而此書之譏公棄晉從楚也

瀆聞于師曰外大夫悉書人言公自屈禮與之盟非大夫之罪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

左氏云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曰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爲使我歸之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

穀梁曰於齊緩詞也不使盡我也

注若曰爲之請歸不使晉制命於我

趙氏云穀梁子曰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已之



地猶不可況命人乎此言譏晉令魯與齊地也  
瀆聞于師曰韓穿受命而來不能諫止其惡可知矣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氏云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  
故也逆叔姬爲我也舊說杞之先君以五年出叔姬  
之後請反取以歸未及遂而杞伯卒至八年叔姬又卒  
故桓公成先君之志逆其喪以附葬也

公羊曰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  
之也

穀梁曰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啖氏云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此言禮有婦既練  
而反未練而出然則出婦有反歸之禮但女嫁未三月  
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於杞死而反  
葬故曰非禮也

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氏云周公楚惡惠襄之逼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  
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於鄆而入三日復出奔  
晉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公羊曰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  
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穀梁曰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淳聞于師曰四海之內無非王王故王臣無書出之文王子瑕子朝是也今周公之去王已復之而又出奔此乃自絕於王非王之過故特書其出如向四海之外然所以罪周公也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左氏云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

氏其亾乎註云侯伯當召兵而云乞師謙辭

公羊無傳

穀梁曰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淳聞于師曰晉之於魯霸主也其使之來召兵而已而云乞師者用明列國之禮小大雖殊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宜有又非王命且譏之也

十五年春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於戚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

成公羊作戊

左氏云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



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十五年春會於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公羊無傳

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

斷在晉侯也

明晉之私

瀆聞于師曰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相執多矣此獨稱晉侯者以其執既當罪又歸京師得侯伯討罪之義故明書晉侯之爵以表其善也

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

左氏云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

反曹伯歸

註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傳無義例從告辭

公羊曰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於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穀梁曰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歸為善自某歸次之

啖氏云曹伯不名自京師故也此言諸侯在他國者則是失地之君故反國則名之今曹伯在京師王不黜之



則是不失國故不名也

瀆聞于師曰曹伯之篡罪莫大焉晉侯討而執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名失政刑也書曰歸自京師而不名曹伯以深譏王而不罪負芻也

冬十有二月乙酉刺公子偃

左氏云季孫及郤犇盟於扈歸刺公子偃

公羊無傳

穀梁曰大夫曰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啖氏云偃不弟故不言弟不書故得所刺也此言據刺公子買云不卒戍以知之也

襄公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

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戚遂城虎

牢

左氏云遂成虎牢鄭人乃成

公羊曰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爲不繫乎鄭爲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

穀梁曰若言中國焉內鄭也

趙氏云不書取許其成也



清聞于師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而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兵戈故聖人許之而不繫之於鄭也此即原情之義與城緣陵城小穀義同

五年夏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

左氏云穆叔觀鄭太子于晉以成屬鄭書曰叔孫豹鄭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公羊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柰何莒女有為鄭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穀梁曰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

清聞于師曰鄭列國也使其世子同於我大夫魯與晉俱失正矣鄭力不足者故無譏焉

十有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氏云鄭人使良霄太宰石奐如楚告將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公羊曰凡稱行人以執非其罪也不稱行人以執者以已執也

傳言以已執者鄭瞻單伯之類是也



穀梁曰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公羊十有六年春三月公會着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濞梁戊寅大夫盟左氏云晉侯與諸侯宴於濞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躄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公羊曰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穀梁曰濞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濞聞于師曰諸侯為會而使大夫盟晉侯失盟主之道矣不曰晉侯使之參譏之也

十有九年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

還穀齊地

左氏云聞喪而還禮也

公羊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句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句者宜柰何宜墀帷而歸命乎介

二十有一年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左氏云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紆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

吾盜

公羊曰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

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間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啖氏云凡以邑來奔叛也不言叛為內諱也受叛臣非也故諱以示譏也

二十有三年秋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於雍榆

公穀  
作渝

左氏云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於雍榆禮也



公羊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曰言救後次非救也

涓聞于師曰凡言救者救急之名不當次止也僖元年  
次于聶北救邢本次止而遙爲邢援故先書次後書救  
譏其失救急之義也今此君命往救晉豹畏齊而次故  
上言救晉以明師出本意是先通君命也言君本命往  
救而豹自次止所以不譏君而罪豹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氏云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也

公羊曰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註臣子喜其君  
父與歲終而復

始執贄存  
之故言在

穀梁曰閔公也

閔公爲楚  
所制也

涓聞于師曰公在齊晉多矣何獨書乎此在齊晉不書  
常事也此而書之譏公失所如而久留於遠夷也

吳子使札來聘

左氏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曰觀止矣遂聘於  
齊

公羊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  
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柰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  
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



以爲君謂曰今若是進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  
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  
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尙速  
有悔於予身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  
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亾焉僚者長  
庶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  
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  
與則國宜之季子者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  
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  
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

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  
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  
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  
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  
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  
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穀梁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  
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  
上也

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左氏云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公羊曰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瀆聞于師曰聖人之教爲可傳也爲可繼也伯姬之行曠代而無一人也非可傳可繼之道經文旣無褒異當從左氏之說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公羊作年夫

左氏云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僖括圍蔦遂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公羊無傳

穀梁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



春秋後傳卷下  
子諸侯所親者惟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左氏云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公羊曰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柰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穀梁曰此人而殺其不言人何也慶封封於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中軍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



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趙氏云弑君之臣天下共棄殺之可也故繫之齊焉此言慶封時已非齊臣夫子以其與弑君之賊所當討故繫之於齊明示其當死之義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氏云齊求之也

公羊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

穀梁曰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潛聞于師曰爾雅云暨及也又曰暨不及也今據實言之乃是齊及魯平非魯欲之不可言會齊平又不可言齊及我平故書曰暨以明外及內且非魯之志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陳侯

溺卒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

鄭

左氏云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與公子過殺悼太子



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公羊無傳

穀梁曰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惟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瀆聞于師曰稱弟以殺太子既罪其逆且言骨肉相殘

又譏陳侯失教也凡弑君不書兄弟者君重於兄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氏云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傳言二人同殺太子今招

歸罪於過也注招所以不死而得放

公羊無傳

穀梁無傳

瀆聞于師曰春秋之作本以懲奸慝也夫子以招推罪於過故獨書招殺太子也不書招殺過過之罪自當死為國討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



陳孔魚與公羊作瑗

左氏云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一月滅陳

孫吳偃師之子自執陳公子招放之已下並無傳

公羊無傳

穀梁曰惡楚子也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公也

澆聞于師曰招弑世子之賊也宥而放之與招之黨也執而殺之楚子滅人之國又為淫刑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十有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楚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

左氏云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惟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公羊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穀梁曰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澆聞于師曰般弑君之賊也誘而殺之何為其不可乎曰楚子內利其國外託討罪故不許誘而責詐也夫以



大國之力而討小國之逆當聲其罪而伐之唱大義於天下今乃幣重言甘誘而殺之雖曰討賊實取其國蔡侯之罪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故聖人名之言其非人君也棄疾不能諫止而又帥師圍蔡從君於昏亦已甚矣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十有二年冬十月晉伐鮮虞

左氏云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舊說昔陽肥之邑也緜皋肥子名鮮虞肥之與國也

公羊無傳

穀梁曰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澶聞于師曰往已僞會而假道又因不備而伐人此乃夷狄之所爲也今以中國侯伯反行詐於夷狄故以夷狄書之

十有二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氏云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以費叛如齊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



而共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南蒯奔齊

公羊無傳

穀梁無傳

瀆聞于師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人之名何也曰家臣賤微名不合登於史冊也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於乾谿

此子干也

左氏云昭元年公子比出奔晉楚靈王失君道公子棄疾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朝吳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蔡朝吳帥陳蔡之師以入楚殺太子祿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使觀從從師於乾谿而告之王曰皆叛矣夏五月癸亥縊於芊尹申亥氏  
公羊曰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於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



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穀梁曰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

歸一事也弒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弒也

弒君者曰不曰比不弒也

瀆聞于師曰不書復入而言歸者明非始謀也以之首

惡罪其從亂且敢有其位也所謂原情定罪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羊作弒

左氏云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

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乙

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

走告子干子皙曰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

也可以無辱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

公羊曰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

則曷為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

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言將自是為君也

穀梁曰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

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比之不弒有四

取國者稱國以弒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

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

啖氏云衛殺州吁齊殺無知皆書曰人討比不稱人何



也棄疾以圖位而殺比其罪鈞也故不可稱人

趙氏云不言棄疾之殺兄比亦殺兄俱無骨肉之愛也

十有九年夏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冬葬許悼公

左氏云許悼公癯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弑也曷爲不成於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柰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

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穀梁曰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歔飡粥嗑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又曰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曰子旣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旣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



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瀆聞于師曰世子君之貳也許其進藥則亂臣賊子得  
容其奸矣故聖人罪止一人以絕萬世之禍也

三十有一年春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

適歷躒公穀作櫟

左氏云言不能內外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  
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  
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故會於適歷

公羊無傳

穀梁無傳

瀆聞于師曰季孫逐君之臣也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  
書曰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  
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三十有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

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城成周

左氏云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冬十一月晉  
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合

城成周

公羊無傳



穀梁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瀆聞于師曰公為旅人何忌不能從季氏逐君何忌不能去罪大矣雖受晉命而城成周亦無補於過也此實覩文知罪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定公四年夏四月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

歸殺之

姓公羊作歸姓

左氏云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公羊無傳

穀梁無傳

瀆聞於師曰書滅罪蔡也書以歸罪沈子不死於位也言殺之又譏蔡侯也

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

左氏云陽虎欲去三桓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謹陽關以叛

公羊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

穀梁曰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亾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濱聞于師曰陽貨家臣也其名氏賤微不合登於史冊故書曰盜寶玉大弓國之重器也而爲家臣所竊所以譏公而罪執政之臣也

九年夏四月得寶玉大弓

左氏云陽貨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貨出奔齊

公羊曰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穀梁曰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日羞也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濱聞于師曰陽虎本取國之重寶將以賂外國以求容

徐思知其不義之甚故歸之非其所當有故以自得爲文

十有三年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

左氏云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遂殺午趙稷涉濱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傳言奔私邑自守也



公羊無傳

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趙氏云趙鞅之人晉陽拒范中行也而書曰叛者人臣不當專土也

晉趙鞅歸於晉

左氏云韓魏以趙氏爲請趙鞅人於絳盟於公宮

公羊曰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柰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也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穀梁曰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

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趙氏云叛而稱歸君宥而反之也且原其初入晉陽之心拒中行非叛君也

十有四年衛世子蒯瞶出奔宋

左氏云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瞶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緞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



其色啼而走曰蒯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

宋

公羊無傳

穀梁無傳

哀公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氏云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

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

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

子郚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郚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

若有之郚必聞之且亾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傳言蒯瞶雖出奔而

靈公未嘗有命廢之故言猶當立其子也

公羊無傳

穀梁無傳

春秋微旨卷下

番禺劉昌齡陳慶修校字





春和微旨守下

春和微旨昌編朝興抄字

春和微旨

春和微旨

